

白俄罗斯将中文译名改为“白罗斯”，欲进一步摆脱俄罗斯的影响——

同一个“罗斯”不一样的国度

■本报驻比什凯克记者 高寒

白俄罗斯共和国驻华大使馆近期通过官方微信发布消息称，“白俄罗斯”是一个错误的国名，导致很多中国人搞不清楚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关系。所以自即日起使用“白罗斯”的正确名称。同日，其官方网站也已经开始正式使用“白罗斯”的名称。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改名”声明，中国民众有着不尽相同的反应。熟悉这个国家的人惊讶于这个决定来得突然，毕竟自苏联解体以来，20余年我们一直以“白俄罗斯”称呼之；但是更多的国人则表现出一头雾水——毕竟这个并不与中国接壤，在国际舞台上又不甚出名的国家，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很陌生的。这个“改名”反倒是让不少人对于“白俄罗斯”与“俄罗斯”的关系犯起了迷糊。那么，“白罗斯”“白俄罗斯”“俄罗斯”，这些“罗斯”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这的确是个令人头痛的问题，因为无论“白罗斯”也好，“俄罗斯”也罢，都要从“罗斯”这个古老的名称说起。“罗斯”一词的来源相当复杂，学界至今也没有统一的定论。有观点表示“罗斯”是从多瑙河流域迁至第聂伯河中下游罗斯河一带的斯拉夫部落；也有说法认为，“罗斯”源自芬兰语，特指乘船远征的水手，是按照职业特征称呼来到芬兰土地上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按目前较为通行的说法，“罗斯”原本被用来指称“外来人”，六世纪时，世代居住在中、东欧第聂伯河、奥得河、维斯瓦河及布格河流域的斯拉夫人被分为东斯拉夫人、西斯拉夫人和南斯拉夫人。其中，东斯拉夫人成为后来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及乌克兰人的祖先。到了七八世纪，东斯拉夫人的一支为了解决混乱的内斗，决定邀请北欧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首领留里克来作大公。留里克和他的队伍作为“外来人”，在征服东斯拉夫人的过程中，逐渐将这个地区都称为“罗斯”，并开启了古罗斯历史上的“留里克王朝”。

尽管“罗斯”一词的起源十分复杂，但无论如何都绕不开“基辅罗斯”这一段历史。话说留里克死后，继任的奥列格大公继续统一着东斯拉夫各部。882年，奥列格率兵由诺夫哥罗德南下攻占基辅，并在此定都。随着征服地域的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个以基辅为中心的国家，史称“基辅罗斯”，直至1240年被西征的蒙古大军所灭。正是在“基辅罗斯”时代，东斯拉夫人接受了东正教洗礼。这一段历史无论是血缘上，还是文化上都构成了日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现代国家的基础，基辅也因此被称为“罗斯众城之母”。

可是，历史悠久的“罗斯”又是怎样变成“俄罗斯”的呢？毕竟，原本的俄语发音中只有近似“罗”的发音，而这个多出来的“俄”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目前，普遍认可的说是，这个“俄”字发音来自于蒙古语。有观点认为，因为较早接触“罗斯人”的多是中国北方民族，这些民族多使用阿尔泰语系的蒙古语、通古斯语等，阿尔泰语系没有把卷舌音的R放在词首的习惯，需要在前面加个元音，“罗斯”由此变成了“俄罗斯”。元代因为蒙古族统治的缘故，所以将之称为“鄂罗斯”或“俄罗斯”，也有“斡罗斯”的叫法。

到了清顺治11年(1654年)，俄国使团来华，开始第一次政府间交流，彼此双方语言不通，而翻译只有蒙古人，因此“俄罗斯”的译法也就得以正式进入国家外交层面。到了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钦定《元史解诂》中，将“斡罗斯”正式改译为“俄罗斯”，从此成为固定译法。但从语音的角度看，日语中“露西亚”更为接近俄语原本的发音，而日俄双语词典也一直写作“和露词典”。

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对“罗斯”有着不同的称呼。其中最为让人瞠目的，恐怕当属“罗刹国”的译法

了。说到这个称呼，应该有不少人想到了《鹿鼎记》里的罗刹国公主苏菲亚。有人按照年代推论，这位苏菲亚公主的历史原型应该就是俄罗斯历史上曾经发动宫廷叛乱，出任过女摄政的索菲亚公主，她是彼得大帝同父异母的姐姐，后来政变失败，被彼得大帝囚禁在莫斯科的新圣母修道院。

“白罗斯”一词的起源现在已很难考证，“白”作为“罗斯”的形容词，其本意现在也莫衷一是。一种观点认为，“白”有“西方”的含义，是指“白罗斯”地理位置上位于俄罗斯以西，其统治者也曾被称为“白汗”。相比于这种观点，另一种说法也许更为大众喜闻乐见——“白”在俄语的文化语义中有着“纯粹”“神圣”的含

义，因此，这里的人们更纯粹地保留了古代东斯拉夫人的血统和特征，这使得白俄罗斯人整个脸部看起来更立体。也正因如此，很多人觉得白俄罗斯是个盛产美女的国度。

至于“白俄罗斯”的译法，显然是受到了“俄罗斯”的影响，如今想改回“白罗斯”的称法，显然是有意进一步

摆脱俄罗斯的影响，恢复本民族的“本真”与“自信”。就像白俄罗斯驻华使馆在声明中写的：“几乎每个曾在中国留学或工作过的白俄罗斯人都至少一次不得不解释过，我们国家并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也不是俄罗斯的某个区域，更不是没有‘黑俄罗斯’这样的国家。”



白俄罗斯姑娘手持国旗跳起舞蹈，纪念该国的青年先锋运动。

视觉中国

那些傻傻分不清的中英文国名

■本报记者 陆益峰

当我们在观看奥运会开幕式，或者在其他国际重要场合，常常会听到一些国家的中英文名字。其中一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国家，比如美国，其正式英文名直译过来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或“联合王国”；德国，“日耳曼”(Germany)；荷兰，“尼德兰”(the Netherlands)。为何中英文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异，背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英国，英吉利还是英格兰？

众所周知，英国的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有时简称联合王国，这个正式国名与英国的形成历史密切相关。早在公元1-5世纪，大不列颠岛东南部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后来盎格鲁、撒克逊、朱特人相继入侵。829年，英格兰统一，史称“盎格鲁-撒克逊时代”。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渡海征服英格兰，建立诺曼底王朝。1536年，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到1640年，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并于1649年成立共和国。从1649年至1660年王朝复辟，这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段共和国历史。1688年发生“光荣革命”，并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至今。这也是英国国名中“王国”的由来。

随后，1707年英格兰、威尔士与苏格兰合并，至此大不列颠岛完成统一。到1801年，英国又吞并爱尔兰，那时，

英国的全称为“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到1921年，爱尔兰南部26郡宣布独立，成立爱尔兰共和国，而北部6郡仍归英国。至此，英国的国名就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那么，中文中的“英国”这个国名是哪里来的呢？会不会是英格兰的缩写？其实，中国在清朝中期使用“英吉利”来称英国。比如，乾隆时期，英国使臣马嘎尔尼访华，后来乾隆皇帝给英国国王回了一封信，用的称呼就是“英吉利国王”。林则徐虎门销烟后，1840年欲给英国国王发一份“外交照会”，于是先向道光皇帝上奏《拟请英吉利国王书》。后来，中国人渐渐用“英国”来简称“英吉利”。类似的还有法国(法兰西)、德国(德意志)、美国(美利坚)等。复旦大学外文学院大学英语部的张郁印表示，英吉利其实就是英格兰(England)的音译，是国家名称翻译美化的结果。他说，翻译美化在国家名称翻译中十分常见，比如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意大利都是如此。

当然，现在“英吉利”这个词更多地用来音译地名中的“English”，比如英吉利海峡(English Channel)。

德意志和日耳曼又是什么关系

我们现在所称的德国，其实是德意志的缩写，而德意志是从德语中德国(Deutschland)音译而来。但是在英语中，德国是日耳曼(Germany)。那么，德意志和日耳曼又有什么关系呢？简单地说，日耳曼是民族的概念，比如中国的汉族；而德意志是一个地理称谓，相当于中国。

那么为何在英语中，要用日耳曼来指代德国呢？英语、德语同属日耳曼语系，是表兄弟的关系，一些国家的名称在英语和德语中的拼写甚至一样，比如中国(China)、日本(Japan)等。其实，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差别，是因为这两个词语的来源不同。

德意志来源于日耳曼语。早在公元8世纪，查理大帝统治下的法兰克王国包括了如今的法国、西班牙和德国部分地区。这一家庞大的帝国中，人们把讲拉丁语的人称为Walhisk，说日耳曼语的称为Theudisk。随后，经过数百年的演变，Theudisk逐渐演变成德语中的Deutsch(德意志)。而英语中的德国(Germany)则来源于拉丁语。早在罗马时期，莱茵河两岸的人被罗马人分别命名为高卢人和日耳曼人。到了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用Germania指代德国，而Germany就是来源于此。

荷兰还是尼德兰？

说起荷兰，大家都不陌生，无论是郁金香、大风车，还是足球场上的橙衣军团。但是，荷兰的全称是“尼德兰王国”(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简称尼德兰(the Netherlands)。那我们常用的荷兰(Holland)，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荷兰一词，其实来源于该国两个省的名字，分别是南荷兰省和北荷兰省，它们位于荷兰西海岸，是该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阿姆斯特丹、鹿特丹、海牙等著名城市都在这两省。因此，人们常常用荷兰来指代整个国

家，在英语中用Holland或者the Netherlands都是可以的。尼德兰，本意是“低地”，由此可知荷兰的海拔很低，四分之一的土地海拔不到1米，四分之一的土地低于海面。

不过在历史上，尼德兰却不仅仅指荷兰，而是指尼德兰地区，由三个国家组成，分别是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文艺复兴时期之前，尼德兰地区并没有形成国家，名义上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那里有大大小小的公爵和伯爵领地，被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1566年，尼德兰爆发了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史称尼德兰革命，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革命后，尼德兰七省成立立宪省共和国，也就是今天荷兰的前身。而尼德兰南部仍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从那时起，尼德兰就分裂成了资产阶级新教派的“北尼德兰”(荷兰)，和天主教贵族统治的“南尼德兰”。此后，荷兰的资本主义快速扩张，国力迅速壮大，在17世纪成为海洋霸主，被称为“海上马车夫”。

到1815年，欧洲维也纳会议规定荷兰和南尼德兰合并为统一的尼德兰王国。然而，强扭的瓜不甜，由于荷兰和南尼德兰在宗教信仰、经济结构等方面存在差异，最后1830年南尼德兰爆发革命，并建立起新的国家，那就是“比利时王国”(the Kingdom of Belgium)。1867年，卢森堡根据《伦敦条约》成为独立的中立国。至此，三个“低地”国家就成为了现在的样子。



《时代》5月14日

危机中的FBI

正常情况下，美国联邦调查局(FBI)的56个办事处的电视都会开着，当探员负责调查时，它们传递着最新消息。然而如今，为避免FBI的负面新闻影响探员，电视经常被关闭。这个原本制作头条新闻的机构，却因不必要的理由而使自己站在聚光灯下：被解雇的领导人、情人间的短信、最重要的是来自特朗普的攻击。“我并不在乎它的频道是什么，”资深探员汤姆·奥康纳表示，“但当你听到的都是关于联邦调查局的负面消息时……这让人沮丧。”



《旁观者》5月5日

求救！

距离正式“脱欧”已不足一年，英国内阁仍然没有拿出统一的方案。实际上，就任初期那个坚定的“脱欧派”特雷莎·梅的态度已经软化，她不再要求在2019年3月恢复完全的国家主权，转而寻求一个过渡期。不久前，对欧盟态度温和的内政大臣拉德离职，这为梅的“脱欧”谈判再添阴影。拉德是梅损失的又一员得力干将，也是英国过去6个月内第4位辞职的部长。可以说，现在梅正面临着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的处境。



《纽约客》5月14日

创新设计

本期关于创新的封面由荷兰艺术家约斯特·施华特设计，他将创新定义为“用意想不到的方法解决难题”。“我喜欢展示事物是如何工作的，窗户如何打开，桌子如何构造……当我在画画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些。我经常分析物体，观察人们的行为，擅长重新用画笔演绎。”施华特说。

行走世界

■关 鹤

在以色列工作、学习和生活，如果不能克服强迫症，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可能是看惯了生死离别、风云变幻，以色列人已经形成了一套特有的生存心理机制：行啊，无所谓，走着办吧。怀揣着这种随遇而安、差不多就行了的人生理念，仿佛天塌下来了他们也不着急——自1949年建国至今的近70年时间里，这里的天地也塌下来过好几次。

以色列人“无所谓”的“佛系”精神，在司机身上体现得特别集中。虽然说佛系，但是以色列司机开车也很猛，估计是年轻的时候战斗机、坦克和拖拉机开太多缘故，平时开着小小的马自达也敢“别”公交车。有很多素质欠佳的司机，经常为了一己私事把车停在马路中间，后面堵了一大排车不停地鸣笛，他还是能气定神闲、不慌不忙地把自己的事情做完，比如下车去马路边的小卖部买东西

或者跟人问路等。第一次见到这种在马路中间停车的私家车司机，我感到非常震惊。但直到有一天，我乘坐的公交车竟随意停在路边，司机慢悠悠地下车买了一盒无糖口香糖，那一刻我的内心是崩溃的。然而，车上的其他乘客司空见惯一般，刷手机的继续刷手机，发呆放空

的继续发呆放空……这真的很佛系。在以色列，新手公交车司机或刚刚被分配了新线路的公交车司机也经常开错路，开错了之后有时候完全无法原路返回，死死卡在水泄不通的车流中，只能让乘客下车自己走到附近的车站去，而且没有赔偿，这也是很佛系了。在开错路了但是还可以补救的情况下，车上的乘客就会七嘴八舌地充当向导，告诉公交车司机应该走哪条路，乘客们也不会生气，反而觉

得非常好笑。有一次我乘坐的公交车的右侧后视镜撞在了路边站牌上，发出一声巨响，但司机并没有停车，而是又开了十几分钟，最后终于停下来，下车把撞歪的后视镜掰回原来的角度。我当时很想冲他大喊：开了十几分钟的车，难道左右

后视镜完全没看后视镜吗？根据以色列的交通法规，如果开车时转向灯坏了，司机可以用手伸出窗外来示意转向。然而一次在从特拉维夫到耶路撒冷的城际公路上，我竟然看到了一辆喇叭叭叭的私家车，司机嘴里叨着一个哨子，开着前车窗吹哨鸣笛……比这更夸张的是有一次在我居住的小城市狭窄的道路上，前方有一辆私家车的车顶上放着一把古董椅子摇摇欲坠，仔细一看那椅子根本没有绑、没有任何固

定。司机右手扶方向盘、左手伸出窗外扶椅子，龟速前行着……可能是因为这些人看了脑子短路的佛系开车小瞬间太多了，所以到目前为止我对在以色列开车还是心有余悸。

我和当地朋友交流，询问他们是如何在看到这些司机的行为后完全不发飙、不崩溃的。朋友们纷纷表示：生气有什么用呢？你无法改变他们，他们这些人利己的小行为，如果不在原则问题上影响你的生活和生命财产安全，大多数时候除了被人嗤之以鼻之外，都会被人们原谅、忽视和遗忘。当然了，在高速公路上前车车顶忽然飞下来一张古董椅子肯定是非常危险的，但小区里面相对没有那么危险。如果事事都较真的话，生活该有多累呢？这回答也是很佛

开车若等闲的以色列司机

一周数字

58.6%

德国联邦统计局7日公布的的数据显示，德国2017年近六成出口产品销往欧盟国家。数据显示，去年德国对欧盟其他国家出口额为7497亿欧元，占德国总出口额的58.6%。德国向欧盟其他国家出口最多的产品是汽车及配件，其次是机床产品。

112万人次

根据美国洛杉矶旅游局7日发布的数据，2017年访问洛杉矶的国际游客比2016年增长16万人次，其中的中国游客同比增长6万人次，达到创纪录的112万人次。数据显示，洛杉矶2017年旅游直接收入达227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